

北溪先生全集第一門 內分四卷

臨漳陳 淳安卿甫著

宗裔文芳蘭晚重刊

陳淳

论集

漳州北溪书院 編

孟子謂人曰南宮喜為吾道得

作易簡者石子延入郡與

蜀一見即歎曰並黃稚

名江北先生造君

昔紫陽夫子倡道東南一

濂洛及來

傾郡之羣
門俾講明
論說四篇
日四日讀
共切磋之
四篇改本
正賢賜書

讀書次第

禮樂道

通書

論朱子

性似道之辨

經權

用工節目

似道之辨

通書

禮樂

一貫

仁義禮智信

皇極

才

忠恕

忠信

用工節目

才

命

鬼神意

師友淵源

義利

意

經權德

論朱子

敬

中

中

太極

誠

讀書次第

義利

敬

心

禮樂

體統

誠

道

經權

鬼神

志

中和

命

義利

忠信

志

理

佛老

義利

倉卒子

德

清

皇極

讀書次第

鬼神

忠信

一貫

中庸

道學體統

忠恕

仁義禮智信

讀書次第

義利

師友淵源

義利

志

讀書次第

義利



福建正华闽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漳州北溪书院

联合组织编写
《陈淳研究丛书》

ISBN 978-7-5550-0348-9



9 787555 003489 >

定价：49.00元



装帧设计 福建正华闽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淳研究论集/漳州市北溪书院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550-0348-9

I. 陈… II. ①漳… III. ①陈淳(1159~1223)
—理学—文集 IV. B244.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5485 号

陈淳研究论集

漳州市北溪书院 编

责任编辑 朱墨山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 0591-87536797
藏 漳州市正华网印有限公司 邮编 363000

厂址 漳州市芗城区涂岭村(漳华路边)一、三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348-9

定 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言

高令印

陈淳的学术文化思想，是与朱熹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包括陈淳在内的朱熹最主要的几位门人，大都在朱子学的某个方面有所发挥，如黄榦多讲道统和体用、蔡元定着重数理、蔡沈专治《书经》等，而陈淳却对朱子学的范畴体系进行全面的阐释发挥和通俗普及，并批判异端邪说，竭力传播醇正的朱子学，被评为“其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清·全祖望语）。这是陈淳学术文化思想的突出特点。

南宋末以来，朝野定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儒学其代表者前期是孔子，后期即朱熹，是后先相继的同等级的；而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大都经过朱熹比较准确的整理和注释过，研究孔子思想也就是研究朱熹的孔子思想。因此，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儒家被称为“孔朱学”。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像衣食住行一样不可须臾离。因为陈淳和朱熹的学术文化思想的内容是糅和在一起的，陈淳的学术文化思想即是“孔朱学”，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学术文化思想。

基于两汉以来释、道之学的盛行，以至几成正宗，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儒学出现存亡的问题。因为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儒学动摇，社会人心就坠落。当代大儒牟宗三深刻指出：“残唐、五代衰乱，世道人心败坏。人无廉耻，这是最大的惨局。在这个背景下，才要求儒家的复兴。宋明儒家完全是道德的觉醒。”这就是朱熹、陈淳学术文化思想的最主要、最本质的内容。

我们今天研究陈淳思想，就是要抓住上述陈淳思想的核心价值。陈淳反复强调，圣贤之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皆是“人生日用人事间”之事，“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一作政）治国、牧民御众”。在陈淳看来，圣贤之学就是讲内圣成德与外王事功的，即《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习研陈淳思想，不仅能使学者增长学术文化知识，更能使其随着习研的深入和年岁的增长，对人生价值和生命追求的境界逐渐提高，会越来越感觉到在精神上是充实的和富有的。它要求自身圆满成就内在德性和外在事业，即“内圣外王”。这是人们终身奋斗的最高目标，称之为“终级关怀”。

“终级关怀”是安顿自己生命的，要用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它。比如说，实现了外在的平等自由和物质生活富裕后，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只是尽情地享用吗？在当今太平盛世，自由平等、物质生活富裕的人，为什么还有去自杀！这就是没有安顿好自己的生命。有人不懂得活着的意义价值，或失去活着的意义价值。一个人即使财产很多，但是他的内心还会空虚；惟一可以克服内心空虚的，是在自己内心树立起生命的意义价值。人的道德伦理的责任，不全是基于外在的要求，是自己的生命力有这种要求。这种“终级关怀”，你往政治、经济或科学、

宗教里去找是找不到的，只能求诸自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朱熹所说的“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陈淳所说的“仁义礼智，良能良知，非由外铄，我固有之”。陈淳之学，是成熟心智、健全人格、安身立命之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朱熹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大家一讲到朱熹，就是闽北、武夷山。其实，朱熹在闽南前后八九年（含二三岁时在安海），其间学术特点更为突出。其在泉州、同安（厦门）四年，思想真正由禅道文章转移到儒学上来，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朱熹在漳州整整一年，是其60岁思想体系成熟和完成之时。直到今天，朱熹遗传于闽南民间的风俗习惯不逊于闽北。国史《宋史·陈淳传》特别记载，“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得朱熹之真传。陈淳在阐发师说的过程中，博采众说，阐发醇正义理，达到了融合贯通的地步。

因此，过去一度对陈淳文化思想的忽略是我们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建设的一大损失。漳州市龙文区党政领导充分地认识到，研究发扬陈淳思想文化是其“软实力”。2012年6月，在漳州市龙文区成功举办了规模较大的第一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海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对陈淳的文化思想进行了较全面地论述和发扬。会后出版了70多万字的《朱熹陈淳研究》会议论文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的关注。由此，深入开展陈淳学术文化思想的研究，日益成为朱子学乃至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大方面。

漳州市龙文区政府再接再厉，将举办规模更大的第二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同时，出版规模较大的《陈淳研究丛书》，包括《陈淳研究》、《陈淳研究论丛》、《北溪大全集》等3种。《陈淳研究》是台湾李蕙如教授的专著，全书8章，较全面地论述了陈淳的思想。其中对陈淳的工夫论，即如何成圣成贤、提高道德伦理思想的论述，很有文化价值。《陈淳研究论丛》收录了数年来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陈淳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有很知名专家论文，诸如邱汉生的《陈淳的理学思想》、张立文的《陈淳的〈北溪字义〉》、张加才的《北溪理学本体论思想探微》、《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等，是陈淳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对进一步研究陈淳思想很有启发作用。《北溪大全集》50卷，影印“四库全书”本。陈淳平生不注重文字修饰，其文质朴真实无华。此全集学者难于见到。是书的影印出版，对陈淳研究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福建提出“文化强省建设”。朱熹、陈淳的学术文化思想早已是福建人美德的源泉。漳州市龙文区大力弘扬陈淳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本地区以至福建文化建设无疑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4年9月16日 于厦门大学哲学系

目 录

一、陈淳思想研究综论

陈淳的理学思想	邱汉生
试论陈淳理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	邓文金
陈淳之理学源出与创新特色探议	黄大林
在理学与心学之间徘徊	
——浅析陈淳心性论思想的一大特征	傅小凡

二、陈淳哲学理论研究

北溪理学本体论思想探微	张加才
论陈淳与朱熹理气论的异同	李玉峰
南宋陈淳的天道论思想初探	李蕙如
对陈淳及其思想的反思性评述	李玉峰
陈淳《北溪字义》中“理一分殊”之考察	余崇生
从《北溪字义》看儒家人性论的演变	彭永捷
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	张加才

三、陈淳与哲学范畴研究

《北溪字义》与理学范畴体系的诠释和建构	张加才
陈淳的《北溪字义》	张立文
陈淳与《北溪字义》	胡 藤
陈北溪论“命”	屈 蕾
《北溪字义》之中庸新解	陈欣雨
陈淳论“经权”	岳天雷
由“一贯”释义看《北溪字义》的诠释方法	袁晓晶

四、陈淳经学、礼学与文学思想研究

陈淳的经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

——以《礼》《易》二经为中心

王志阳 周璇璇 陈 曦

论陈淳的“礼学”思想

李蕙如

浅谈陈淳文学作品中的艺术风格

李蕙如

五、陈淳生平、著作与思想发展研究

《宋史·陈淳传》勘误

陈金生

《宋史·陈淳传》考辨

戴 莹

关于北溪生平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加才

陈淳早期思想进路之检讨

张加才

《北溪字义》版本新考

张加才

六、陈淳学术研究动态与评论

评《诠释与构建——陈淳与朱子学》

熊循庆

福建漳州举办“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

陈菁霞

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召开

陈 玲

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在漳州召开

邱丹燕

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在漳州召开

王春燕 陈 玲

陈淳思想研究综论

陈淳的理学思想

邱汉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根原论实质就是“天命论”

陈淳（1159-1223）¹，字安卿，漳州龙溪北溪人，人称北溪先生。

陈淳是朱熹晚年的高弟。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说：“朱熹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然亦有操异同之见而失之过者。”全祖望这段评述，简明地说明了陈淳在朱熹学派中的地位，颇为中肯。陈淳的《严陵讲义》和《四书性理字义》，是阐述其理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他竭力为朱子学辩护，攻击陆九渊“从来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无道问学底工夫。盖厌繁就简，忽下趋高者。其所精要处，乃阴窃释氏之旨而阳托诸圣人之传”，“最是大病”（《陈北溪先生全集》第四门卷十九《与姚安道》，《陈北溪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北溪全集》”），诋毁陈亮为“立论过卑者”，“陷学者予功利之域”。但是陈淳所排击的，主要还是陆九渊。

陈淳两度从学于朱熹。光宗绍熙元年（1190），朱熹出守漳州，陈淳“抱十年愿见而不可得之诚”，袖《自警诗》求见。朱熹授以“根原”二字，谓“凡看道理，须各穷个‘根原’来处，方见得端的，确定而不可易。首末表里，必极其透彻，不可只窥见一斑半点，便自以为是”，盖勉以“上达”。陈淳时造郡斋讲论，或

¹ 陈淳生卒年，据陈宓《陈公墓志铭》、《福建通志》本传、《漳州府志》本传。

至夜分。朱熹以善问称之，延置学宫，表率后进。时陈淳年三十二岁。朱熹罢郡去，陈淳推求所受“根原”，析为《问卷》，书求印证。朱熹予以批答，誉为“看得甚精密”。朱熹贻书李唐咨（尧卿），说：“区区南官，喜为吾道得此人尔。”此与杨时离开陈灏南归，陈灏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同一旨趣。这是陈淳第一次从学朱熹。

朱熹晚年讲学，多次写信招致陈淳。宁宗庆元五年（1199）冬，陈淳再谒于考亭。时朱熹已寝疾，“延至卧内，叩以十年之别，有甚大头项工夫？”陈淳缕缕开陈。朱熹曰：“所欠者惟当大专致其‘下学’之功尔。”次年正月，陈淳告归。三月后，朱熹病逝。这是陈淳第二次从学朱熹。

这是陈淳两度从学于朱熹，以及先“上达”后“下学”的用功经过。

陈淳长期从事讲学。初见朱熹时，陈淳“居村食贫”，“训童”以生（《北溪全集》第四门卷四《郡斋录后序》）。以后，还是“训童”。宁宗嘉定五年（1212），赵汝谠守漳州，招致陈淳，“处以宾师之位”。“泉莆之间，学子问道踵至。”嘉定十年，待试中都，朱熹的门徒“远及川蜀，争投贄谒”。归过严陵，郡守郑之悌延讲郡学，陈淳讲了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功节目、读书次第四个问题，这就是《严陵讲义》。陈淳归自中都，“泉之人士争师之”。陈淳“为之讲解，率至夜分”，直至病逝。

陈淳的著作，“旧所编辑，则有《礼》、《诗》、《女》学之书，外有《字义详讲》、《大学中庸口义》、《筠谷、濂口、金山所闻》，皆诸生所录，而先生笔削之矣。其他著述，与夫往复书问，先生之子渠编次为五十卷。”（《北溪全集》陈沂《叙述》）按今本《北溪全集》五十卷，完整无缺，《严陵讲义》在第一个门卷一，《四书性理字义》附全集之后。至于《礼》、《诗》、《女》学之书，本出编辑，非其本人的撰著；口义、语录之类，为学生所记；清初刊“全集”时，其宗裔陈文芳称“倘幸而得见，当接续侵木”，是已经不易得见了。论述陈淳的理学思想，当以“全集”五十卷及“字义”为依据，其他可以不论。

陈必所作陈淳《墓志铭》、陈沂所作陈淳《叙述》，都只提到陈淳的儿子渠。但是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戴嘉禧所刊《北溪先生字义》卷末，有《北溪先生传略》则云：陈淳二子——植、格，参加了抗元斗争。格以身殉。植宋亡后变姓名，隐匿，临终令葬海滨，南望崖山。二子与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同抱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是值得一提的。又据光绪津河广仁堂所刊《北溪先生传略》文末也有类似记载：

二子：植、格。植登淳祐进士，提督岭南海路兵马。帝昺浮海，植提岭海舟，以六舟泊梅岭，收亡命，驰檄诸蛮，图立宋后。闻世杰覆舟，遂变姓名，匿于九侯山。临终令葬海滨，南望崖山。格为宋海滨监簿。帝昺之亡，格从容就死；忠义形于歌咏。植敛其袍笏，招魂葬于渐山书院。

格以身殉国，只有衣冠冢，当游投海而死。植抗击元兵，崎岖岭海死犹南望

崖山，乃心宗国。弥足钦已！（但据冒怀辛考证，《福建通志》卷一一九〇《忠节传》载，植、格非陈淳之子。录以备考。）

陈淳的哲学思想里有不少封建主义的糟粕，应该批判。他的“根原论”就是这种糟粕的典型例子。

陈淳初见朱熹，朱熹首授以“根原”二字，谓“凡阅义理，必寻究其根原”、“为人予何故止予孝，须穷孝之根原所自来”。（陈必《北方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在朱熹的指授下，陈淳写了一系列所谓寻究“根原”的“妙文”，如《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阐述了封建宗法道德以及封建社会生活准则的由来，极其迂腐。朱熹批答，誉之为“看得甚精细”，“看得道理尽密”，而且说“区区南官，喜为吾道得此人”，欣赏揄扬，非比寻常。

到底陈淳的“根原论”有哪些精深的道理呢？归总一句话，根原在命，而非人为。他说：“其根原所自来，皆天之所以命于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其道当然，诚有不容己处，非有一毫牵强矫伪于其间也。”或者说：“其根原所自来，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强为。”或者说：“皆根原于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强为。”

关于《孝根原》，陈淳说：

天之生人，决不能天降而地出，木孕而石产，决必由父母之胞胎而生。天下岂有不由父母胞胎而生之人乎？而其所以由胞胎而生者，亦岂人之所能必，而亦岂父母所能安排计置乎？是则子之于父母，信其为天所命，自然而然。人道之所以不能无俯仰戴履，自此身有生以至没世，不能一日而相离。如欲离之，必须无此身而后可。然人岂能无此身，岂能出乎“天理”之外哉？既不能无此身，不能出乎“天理”之外，则是决不能一日而相离。既不能一日而相离，则决不可以不竭尽，决不可空负人子之名于斯世；则决然在所当孝，而决不容于不孝。

这段“妙论”令人喷饭。意思是说，人不能从石头里迸出来，只能从胞胎里生出来。从这个胞胎出生，而不从那个胞胎出生，这是“天所命，自然而然”由不得人。这就是天理，决定了要“孝”这个胞胎所属的父母。这样，算是做到了不出乎天理之外，丢开了社会经济关系来论证封建宗法道德“孝”的根原，陈淳堕入了生育或胞胎作为决定的谬误。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特别是以“天理”来妆饰这种无聊的谬论，更加显得十分可厌。孔融用“瓶子寄物论”嘲弄封建宗法道德“孝”在中世纪是英勇的反封建宗法道德。“孝”，在中世纪是愚昧的诞谰，却赢得“道理精密”的嘉许。思想史上的这种悲剧和喜剧，发人深思。

陈淳用同样的道理，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中论证封建伦理“义”、“别”、“友”、“信”等的由来。陈淳认为，从“孝”的根原进一步推论，则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根原，“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强为。”以夫妇为例，陈淳说：“天之生人，独阴不生，独阳不成，必阴阳合德，然后能生成。是夫妇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固一定而不可乱。则夫夫妇妇之所以当

‘别’亦岂自外来乎？”这就是说，男女匹配是“天所命”，夫妇关系是“乾（天）”为夫，“坤（地）”为妇，乾健而坤顺，应该夫支配妇、妇受夫支配。这就是一定不可变的“分”，这就是“别”。以兄弟为例，陈淳说：“天之生人，虽由父母之胞胎，然决不能一时群生而并出，必有先者焉，有后者焉。是兄弟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则兄弟之所以当‘友’，亦岂是外来乎？”这真是说笑话。照陈淳看来，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得挨个从娘肚里生出来，不能一下子生出一大群。这个先后长幼次序是“天所命”。老大自然得照顾点老二、老三、老四，老二、老三、老四自然得尊敬点老大。这就是兄弟关系，这就是“友”。以至君臣当“义”，朋友当“信”，道理也与夫妇当“别”，兄弟当“友”相同。陈淳所说的“天所命”，实质就是“天理”。陈淳就这样从孝“根原”谈到了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论证了孟子所说的五伦的合乎天理，论证了以宗法关系“父子”为中心的封建道德孝、弟（友）、忠（义）、别、信的“根原”。事情是严肃的，像陈淳这类愚昧的诞漫竟是封建社会后期普遍尊奉的道德教条和伦理思想。

陈淳在《事物根原》里，把衣冠、仪容、饮食、作息、出门承事、遇人接物等封建社会生活都称作“事物”。“事物”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即封建社会生活之所依循的一定的准则：“皆根原予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强为。”以衣冠为例，陈淳说：“天之生人，首不能如禽兽之秃其发，则欲使人庄以冠。身不能如禽兽之翮其毛，则欲使人蔽以衣。趾不能如禽兽之刚其爪甲，则欲使人束以屨。则正其衣襟冠屨，乃天所命于人如此也。”衣冠端正是“天所命于人如此”，那么穷人衣不蔽体又该怎么办呢？在封建社会，陈淳的这种理论适用于地主阶级。再以坐立为例，陈淳说：“天之生人，赋以臀，欲使之能坐，赋以足，欲使之能立。则坐当如尸，立当如齐，亦天之所命于人如此也。”从“臀之坐，足之立”，论到“坐当如尸，立当如齐”，是从肢体上的本然作用，论到封建道德坐立规矩的合理性。把肢体作用与封建道德勉强牵合在一起，只是一种无聊的杂凑，没有什么道理。近代的圣人竟然鼓吹，臀之丰肥，正所以使之宜于挨板子，膝之弯曲，正所以使之宜于跪拜，这样的“妙论”当然不免被鲁迅所讥嘲。论其“根原”，可谓出于陈淳的发明创造。

陈淳的“根原论”，以孝为“人道大本”。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是从孝“根原”推衍出来的。事物根原，又是从孝“根原”与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推衍出来的。封建宗法道德“孝”被陈淳确定为所有封建道德的根本。理学家的这套说教，在封建社会后期概括成“百行孝为先”这条格言，并且广泛流行。

陈淳的“根原论”，把“根原”提高到天命、天理的高度，是“天理论”的组成部分。所谓“天之所命”、所谓“天命自然”、所谓“天命之流行”都与“天理流行”的语义相同。“根原论”实质就是“天命论”。

二、卫护师门排击陆学的《严陵讲义》与《二辩》

宁宗嘉定十年（1217），陈淳归自中都，应郑之悌邀请，在严州讲学，上距朱熹之死已经十七年。经过十多年的“下学”工夫，在《严陵讲义》里所反映的陈淳的理学思想已臻成熟。其中四篇讲义，从世界观到方法论，都有所论述。再加上《似道之辩》、《似学之辩》（《二辩》），陈淳卫护朱子学，力辟陆学的理学蹊径就十分突出了。

在《道学体统》里，陈淳继承朱熹，阐述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理学世界观。陈淳说：

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高难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尔。盖“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饮食衣服，大而礼乐刑政，兵财履历之属。凡森乎戴履，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莫非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不相离（“不相离”改本作“一原”）也。合万殊而一本，而显微无少间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虚灵不昧，则谓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无所不通，则谓之达道。尧舜与涂人，同一秉也；孔子与十室，同一赋也。圣人之所以为圣，生知安行乎此也；学者之所以为学，讲明践履乎此也。……是岂有超乎日用常行之外，别自为上物，至幽而难穷，甚高而难能（“能”改本作“行”）也哉！

陈淳的这段论述，是他的天理论。道（天理）“根原”于“天命之奥”体现在人生“日用之间”。这是一。人的“仁义礼智之性”，“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耳目鼻周四肢之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处而修身齐家，出而牧民理国，微而起居饮食，大而礼乐刑……都是体现着天理。这就是所谓天理体现在人生“日用之间”。这是二。天理是所有事物“当然一定不易之则”是一种应该如此的不可改易的原则。天理流行不是人力所能“强为”。这是三。人的秉赋，就是秉赋这个天理。道学所要讲求的也是讲求这个天理。这是四。陈淳集中阐述了天理在人生“日用之间”的体现，着眼于封建道德（仁义礼智）和封建政治、封建制度（礼乐刑政）是体现着天理的，因而乃是。“当然一定不易之则”，人人都得奉行。

在《师友渊源》里，陈淳论述了道统的传衍。朱熹的道统论，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下来的。孟子而后，道统中绝，二程在千年之后，“才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大学章句序》）。陈淳也说：“粤自羲皇作《易》，首辟浑沦；神农、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这与朱熹所说一致。但是陈淳特别尊重周敦颐，认为周敦颐“妙建图书（《太极图》与《易通》），抽关启钥，上与

羲皇之《易》相表里，而下以振孔、孟不传之坠绪”，所谓“再辟浑沦”。称周敦颐为“再辟浑沦”而与伏羲的“首辟浑沦”并论，可以说推崇备至了。对于二程，则认为他们亲受周敦颐之旨，“又从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与凡造道入德之方，侑己治人之术，莫不粲有条理：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攸归。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陈淳认为河洛与洙泗并，这是把二程比作孔子了。对于朱熹，陈淳说：朱熹之于二程，是“闻而知者”，就二程的“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耳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统，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他认为朱熹把二程的理学“益精明而莹白之”，向前推进了一步，达群圣而统百家，是理学的集大成、道统的嫡传。《师友渊源》里所述的道统，突出周、程、朱的地位，而不及张载，与《近思录》微有不合。

在《用功节目》里，陈淳提出了致知与力行。“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后为二事，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实相关系。盖亦交进而互相发也。故知之明则行愈达，而行之力则所知又精益矣。”陈淳的这个知行相关，交进而互相发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陈淳又认为，“其所以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为主”，“提省此心，使之常惺惺。”这就是说致知、力行，必须由持敬工夫达到。陈淳又指出，学者所以不能从事于致知、力行，尤其有二病：一是“病于安常习故，而不能奋然立志，以求自新”；一是“病于偏执私主，而不能豁然虚心，以求实见”。

在《读书次第》里，陈淳申述朱熹的意见，读“四书”，先读《大学》，因为其书“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其次读《论语》，“皆圣师言行之要所萃。于是而学焉，则有以为操存涵养之实”；又其次读《孟子》，“皆醇醇乎仁义王道之淡。于是而学焉，则有以为体验充广之端”；至于《中庸》一书，“则圣门传授心法”，“大概上达之意多，而下学之意少，非初学所可骤语。又必《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知其皆为实学，无可疑也。”陈淳认为，通了“四书”之后，就有了“权衡尺度”，由是进读诸经，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都可以“冰融冻解”，轻重长短，“不复有锱铢分寸之差矣”。照陈淳看来，通“四书”是读书的根本一关。内圣外王之学，开物成务之功，都要从读“四书”这一关打基础。这里，讲读书次第，而更重要的是为朱熹的“四书”作鼓吹。陈淳写《读书次第》，上距朱熹在漳州刊刻“四书”二十七年，时《四书集注》尚未大行。

陈淳的《二辩》，是对当时学风的批判。《似道之辩》辟佛氏，斥为似道而非道，矛头针对陆学。《似学之辩》辨科举之学非圣贤之学，斥为似学而非学，但末云：“使孔孟复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远去”，则其见解与《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如出一辙。可见陈淳这种见解实为宋、元以后理学家的流行见解，有代表性。

陈淳在严陵讲学，当时都下的情况是“年来象山之学甚旺，以杨慈湖、袁祭酒为陆门上足，显立要津，鼓簧其说，而士大夫颇为之风动”。（《北溪全集》第四

门卷十一《与李公晦一》)严州的情况是“江西禅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象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一段工夫,以求义理之实”。(《北溪全集》卷十二《答赵司直季仁一》)后生读《论》、《孟》,不肯读朱熹的“集注”,读《中庸》,不肯读朱熹的“章句”。“无一人置得晦翁《大学解》,间或一有焉,亦只是久年未定之本。”所以陈淳的《严陵讲义》四篇,就是要举朱子学的“宏纲大旨”,“明为之剖析,以为后学一定之准。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说、距诚行。”在理学与心学的争辩中,陈淳护朱子学,力辟陆学的宗派色彩极为鲜明。《严陵讲义》与《二辩》当是写作在同一时间的。《严陵讲义》为讲学之便,曾单独刊行,观讲义的《小序》及小序后附注可知。陈淳的书信中也有谈及。《二辩》似为讲学后立即写作而未及刊刻者。陈淳在书信中曾经谈到,在严陵讲学的时候,听讲的人很多去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讲义》印成之后还不能开讲,只得等到两月后才开讲。《似学之辩》里指斥科举“似学而非学”,当有所为而发。

三、羽翼《四书集注》的《四书性理字义》

陈淳的《四书性理字义》很著名。南宋末年,赵崇端、诸葛珏为之刊布。该书以后屡经重刊,流行甚广。番禺李昉英跋此书云:“由北溪之流,溯紫阳之源,而窥圣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于实践,则曰希圣希贤工夫可循循而诣矣。”莆田陈宓序此书云:“陈君淳从文公先生二十余年,得于亲授,退加研泳,合周、程、张、朱之论而为此书,凡二十有五门,抉择精确,贯串浹洽。吾党‘下学’工夫已到,得此书而玩味焉,则‘上达’由斯而进矣。”可见当时人认为这部书是探索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思想的入门书。在下学工夫已有根柢之后,再读此书,就可以由此而上达天理,评价十分高。这种评价,充满了理学语言的酸腐气味。

《四书性理字义》原名《字义讲解》,是陈淳晚年讲学内容,由门弟子笔录,再经陈淳改定的。陈宓所作的《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云,陈淳“归自中都,泉之人士争师之。先生为之讲解,率至夜分。……门人随其口授而笔之于书。《大学》、《论》、《孟》、《中庸》则有《口义》。仁义礼智、心意性情之类,随事剖析,则有《字义详讲》。……”集编《字义详讲》的是陈淳的学生王隼。此书又名《四书字义》,又名《四书性理字义》,又名《经书字义》,又名《北溪陈氏字义》,简称《北溪字义》。从书的内容考察,当以名《四帮性理字义》为较确切、周匝。盖“四书”言其范围,“性理”标其性质,“字义”指其体例。

《四书性理字义》是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诚、敬、中庸等二十五个范畴,逐条加以疏释论述的书,有些像词典,是理解朱熹《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包括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诚、敬、恭敬;卷下包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这二十五条目,是

初刻本的内容。清康熙年间，戴嘉禧四刻是书，于卷上“忠恕”下，增入“一贯”一目，云“从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条目。这二十六条目，“太极”缘于《易》，“皇极”缘于《书》，“佛老”为理学家所喜谈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条目，均见“四书”。“一贯”原于《论语》“一以贯之”，本非连用，宋儒始把“一贯”连起来，作为一个范畴来用。何以如此分卷，其标准，陈淳或王雱未作说明从二十六条目的内容看，卷上似着重论人，如性、心、情、意、忠恕等等；卷下似着重论理，如理、太极、经权、鬼神等等。但是这也不过是大致如此。如卷上论命、论性，就有许多关于理的论述卷下论中和，也有许多关于性情的论述。显得卷上、卷下，相互错杂。“字义”卷首有一段说明：“性、命而下等字，当一随本字各逐件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处看，要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是见得明”，既要“随本字各逐件看”，又要“合做一处看”，分中有合，不是截然判分。

《四书性理字义》，就“四书”的重要哲学范畴，疏释其涵义，发挥朱熹《四书集注》的理学思想，以为之羽翼。这里，不想全面论述这部书的内容，只分析几个主要问题以见其与《四书集注》的理论渊源。

首先是宇宙论。陈淳认为，宇宙间最高的主宰是理。“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个空气，必存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命》）理是大化流行的枢纽，是生生不息的主宰。陈淳说：“天无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气到这物，便生这物气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命》）天命，就是气化流行。万物的生成，是气化流行的结果。

陈淳论述了天道流行的真实无妄。程、朱认为，自然之理，真实无妄。真实无妄，叫做“诚”。陈淳说：“诚字，后世多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至晦翁又增两字，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诚》）天道流行，又如何真实无妄的呢？陈淳说：“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贞，始终循环，万古长如此，皆是真实道理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过一度，与日月星辰之运行躔度，万古不差，皆是真实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观之，甜者万古甜，苦者万古苦。青者万古常青，白者万古常白，红者万古常红，紫者万古常紫。圆者万古常圆，缺者万古常缺。一花一叶，文缕相等对，万古常然，无一毫差错。……都是真实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谓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而五峰（胡宏）亦曰，诚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亲切。”（《诚》）陈淳又说：“维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复元，万古循环，无一息之停，只是一个真实无妄道理。而万物各具此以生，洪纤高下，各正其所赋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忠恕》）陈淳又说：“天只是一元之气流行不息如此。即这便是大本，便是太极。万物从这中流出去，或纤或洪，或高或下，或飞或潜，或动或植，无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极去。个个各足，无有缺欠。亦不是天逐一去妆点，皆自然而然，